

包天笑先生著

富人之女

自由雜誌社發行

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初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富人之女一冊

定價洋三角

著者

包天笑

發行者

上海望平街申報館
自由雜誌社
南首二百六十三號

印刷者

申江印務局

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坊

富人之女

一頭黃黑白相間的玳瑁貓正在偷食。別一隻貓的飯食被一個婢女春紅瞧見了。伊大罵斷命貓。又來偷食了。握着一柄鷄毛帚。要去打他。那玳瑁貓一見春紅的威勢。立刻向自己屋裏飛跑。春紅一面追。一面罵。說養了貓不給他吃飽。專門偷食。正罵時。被那一方面面的婢女阿翠聽見了。便道。我們的玳瑁貓。前兩天飯也吃不下。我說被人打傷了。原來是你打的。你要是打死了他。要你償命。春紅道。爲甚麼你們自己不喂飽。常到這裏來偷食。阿翠鼻子裏哼了一聲道。偷食大家是吃老爺的飯。便這樣分得清楚。兩個婢女正爭辯。玳瑁貓的主人便是這個宅內的姨太太。口中啣着一支香烟。跑出來了。說你們鬧的什麼。阿翠

見主人出來了。好似現在的軍閥家背後加添了生力的援軍。便說。前幾天我們玳瑁貓飯都吃不下。却是被他們打傷了。原來這玳瑁貓是姨太太心愛之物。今見春紅倒持了鷄毛帚。怒氣怱怱的站在那裏。便冷笑道。你別仗着主人的勢。只管欺負人家。連一隻貓也容不得你。也不用打貓。你就跑過來打我一頓吧。春紅見姨太太出場也不再罵。只口中嘖嘖咕咕的回到房裏來。那春紅是這宅中大太太身邊的一個得寵丫頭。大太太見伊的氣色不好。便問。又和誰鬪嘴了。春紅便說。那隻玳瑁貓專來吃我們阿黑的飯。他們自己不拌貓飯。我給他們說說。阿翠倒說大家吃老爺的飯。太太姨太太都吃老爺的飯。姨太太又幫着阿翠把我罵了一頓。說是連一隻貓也容不得他打貓。就是打他說。

我靠着太太的勢頭欺負了他。那個阿翠奔過來要來打我。幸虧我走得快。不然姨太太的巴掌立刻就打上了。那太太聽了春紅的話。氣得索索抖說真的嗎。他們敢如此撒野嗎。這是一位上海鉅商康萬山的家庭。自從討了這位姨太太劉翠仙以後。好似現在的中國內戰。頻起。幾無寧日。一班婢女僕婦。又好似我們中國的政客。植黨排異。極盡挑撥的能事。一天到晚總是鬧這些口舌的事。如今爲了貓的問題。而牽及人的問題。爲了玳瑁吃了阿黑的飯。引出春紅和阿翠的相罵。做主人的又各護其婢。太太便把阿翠叫來罵了一頓。這罵詞中就免不得侵及主人。又說要趕他出去。阿翠回來後。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哭訴於姨太太。說是不能再住在這裏了。這阿翠却是姨太太到康家來。

就帶過來的人。姨太太。寧可沒有老爺。不可沒有阿翠。要是老爺不住。在這裡。伊總是教阿翠。陪伴同榻。而眠。姨太太那裡。捨得讓阿翠去說。這一番。我非給他們大鬧一場。不可。恰巧那天。康萬山回家。先到他太太房裡去說了幾句話。他太太本來嘴碎。訴說了姨太太許多壞處。又到姨太太那裏。姨太太正要發表伊的宣言和誓詞。誰知老爺先開口說。你們總是爲了那些小事。吵鬧。又把阿翠叫過來。罵了幾句。姨太太一肚子的冤抑。無處發洩。立刻去吞了兩個烟泡。阿翠便大驚小怪的吵起來。說不好了。姨太太吃了生鴉片烟了。康萬山想不好。這是要鬧出人命。官司來了。連忙請醫生來救治。幸虧這位姨太太是一向用幾口鴉片烟的醫生。救得快。把兩個烟泡吐了出來。就是有些餘毒也沒

甚麼要緊。可是這一鬧。直鬧得合家不寧。太太說道。他把死來壓制。人難道他死了。教我來償命不成。他死了一百個。只當五十雙。既然要死。就死定了。何必嚷出來。給大家知道呢。康萬山想姨太太既吞了烟。好容易把他救活了。何苦又鬧。但是又不能幫着姨太太把這一邊壓。便命汽車夫阿根接小姐回來。康萬山的女兒喚做康鳳珠。在一個教會女學校裡讀書。因爲康氏老夫婦擁着偌大家產。只生了這一位寶貝的女兒。所以非常鍾愛。每天早晨。坐着自己家裡的汽車。到學校晚上。又把汽車去接。而且他自己也學會了開汽車。除了早晨忽忽的到學校。不算外。到晚上放學時候。倘遇着春秋佳日。夕陽影裏。伊時常是自己開了汽車。向空曠地方去兜幾個圈子。有時還邀着學校中的同。

學坐汽車兜着晚風這女學校的近傍還有幾個男學校每當放學的時候總在四點鐘的光景許多男學生也在那時候放學了大家都認得康小姐的汽車逢着康小姐自己開車的當兒許多男學生都拍手喝采康小姐也報之以微笑因之康鳳珠雖在學校中求學時代已經是很出風頭的了加着他衣飾的考究常常的想出新花樣來一樣一件衣服如何鑲滾如何做都有一个講究及至做好穿上身去果然別緻好看另有一種風韻別個同學便千方百計的去學他及至人家依照他那個樣子做了他又換了一個新花樣咧他是個富家千金人去趨奉他凡是學校中有什麼公益和捐款之類他總比別個同學來得多因此連校長也不敢得罪他其實康鳳珠的心地一切都很忠

厚。無。奈。生。長。於。富。厚。之。家。人。家。都。極。力。的。捧。他。捧。他。得。太。厲。害。了。這。一。位。小。姐。就。不。免。有。驕。矜。之。心。眼。界。愈。高。一。切。果。不。在。他。心。目。中。又。未。免。只。望。虛。榮。一。條。路。上。走。這。也。是。都。市。中。富。室。小。姐。的。通。病。也。不。單。是。康。鳳。珠。一。人。康。鳳。珠。人。又。生。得。標。緻。漂。亮。父。母。又。鍾。愛。因。此。便。使。他。愈。加。出。風。頭。并。且。漸。漸。養。成。嬌。貴。之。習。今。天。康。萬。山。因。爲。妻。妾。兩。面。壓。不。平。所。以。想。教。女。兒。回。來。暫。平。母。氣。便。喚。汽。車。夫。阿。根。快。接。小。姐。回。來。康。鳳。珠。回。家。以。後。他。老。子。教。他。勸。勸。母。親。何。必。和。姨。娘。一。般。見。識。因。爲。我。和。他。說。說。不。到。幾。句。話。他。便。說。我。袒。護。姨。娘。還。是。你。和。他。說。說。吧。康。鳳。珠。道。不。過。這。幾。天。學。堂。裏。要。考。了。我。要。預。備。功。課。不。能。陪。着。母。親。他。老。子。道。考。了。便。怎。樣。呢。女。孩。兒。家。不。比。男。子。男。學。生。倒。要。注。重。考。試。爲。將。

來。求。功。名。起。見。女。學。生。媽。媽。糊。糊。一。點。沒。有。什。麼。要。緊。康。鳳。珠。道。不。考。是。得。不。着。畢。業。文。憑。的。康。萬。山。道。這。畢。業。文。憑。要。他。何。用。你。是。個。女。孩。子。又。不。是。家。裏。要。靠。着。你。去。謀。生。的。要。給。人。家。驗。畢。業。文。憑。像。我。們。這。樣。人。家。的。小。姐。出。去。讀。書。不。過。因。爲。在。家。裏。也。是。閑。着。到。外。面。知。道。一。些。普。通。知。識。將。來。不。至。於。被。人。家。說。是。個。舊。式。的。女。子。罷。了。不。考。有。什。麼。要。緊。原。來。康。鳳。珠。平。日。的。功。課。也。不。見。得。十。分。勤。勉。便。是。考。起。來。自。己。也。覺。得。成。績。不。甚。佳。今。天。聽。他。父。親。這。樣。說。樂。得。免。考。了。借。此。就。告。了。一。個。假。那。康。萬。山。家。中。的。家。庭。齟。齬。好。似。民。國。以。來。中。國。政。局。永。遠。是。調。和。不。好。的。又。似。醫。家。所。謂。的。間。歇。症。過。了。一。時。又。發。了。尤。其。是。妻。妾。間。的。醋。風。潮。常。常。的。忽。起。忽。落。可。是。康。鳳。珠。却。以。在。家。陪。伴。母。親。勸。

慰母親爲名。從此不到學校。不過他的一班要好姊妹。却時常來看他。一同出游。而且康鳳珠對於研究新妝束。具有天才。一件衣服要怎樣。怎樣做。纔覺得好看。他自從輟學以後。專門研究這事情。譬如在沒有錢人家的女兒。即使能研究種種妝飾的。無奈他家中沒有錢供他的妝點。供他的揮霍。也是枉然。若說康家資產極富。而且只有這位千金小姐。父母都極爲鍾愛的。自然是他要怎樣。便是怎樣。上海大馬路的綢緞莊洋貨舖。都有摺子往來。你要什麼。儘管去拿。就是了。便是出門一個錢不帶。也到處可以拿得動東西。說起康小姐。誰都不認得呢。有一天康鳳珠新做好了一件衣服。預備今天上跳舞場去。原來這種衣料。是法國巴黎新到的名曰縷金緞。用極細密的金絲紗織在絲織物。

中那個顏色却說不出是那一種算是基本顏色穿上身真是鏤金錯采比了孔雀還好看便是古人說的金縷衣恐怕也沒如此好看這是某一家的推銷環球貨物的百貨公司綢緞部打電話給康鳳珠的說現在新到這一種貨色只到得一匹東西尙未開剪真是非常美麗的衣服料康鳳珠坐了汽車當天就去那家百貨公司的綢緞部夥友取出這貨色來稱讚這縷金緞怎樣的美麗上海灘上沒有一個人穿過這話最打入康鳳珠的心坎因爲他們知道伊的脾氣若是已有人剪過了他就大願意如今見是原匹未開他很高興因笑着問是什麼價錢那店員道也不十分貴定價是十塊零八角一尺現在減價裏還可以打一個九五扣咧橫豎寫在賬上吧康小姐還是剪襖料還是剪

一件短馬甲。康鳳珠道：「我想剪一件旗袍料，店員大贊成，說是好極了。要做衣服，寧可做得講究些。」康鳳珠剪了這件衣料，回來立時召喚裁縫，研究如何做法。裁縫說：「這件衣服，倒不用再鑲花邊，尋常緞子滾邊，也不好看。我想用手工盤出一朵朵的小玫瑰花，紅白相間，倒也好看。」康鳳珠道：「這不太慢嗎？我做衣服，頂好是今天晚上送去，明天早晨就有。你是知道我脾氣的。」裁縫道：「限我三天，給大小姐趕一趕，就是了。我可以請幾個高手客師，再做夜工，沒有不成功的。」康鳳珠屈着纖指，算了一算，說：「那末，大後天的晚上六點鐘以前，我可是要的。」因爲大後天是禮拜六，夜裏有跳舞會，我要穿了出去的裁縫，司務道准定如此，決不耽誤。到了那天禮拜六的五點鐘，果然把那件縷金緞的夾旗袍做。

好送來了。那件衣服送來以後，康鳳珠先是穿上身去試試，覺得長短尺寸身裁肥瘦都很稱身，自覺滿意。他梳好了頭，雪白繡墨花的絲襪，白皮高跟鞋子，手提了一個淡綠色的手提鞞，到母親那裏來。康太太見了女兒，就是眉花眼笑，說：「今天又是跳舞嗎？晚上早些回來。這又是你前天所說新買的材料，叫做縷金緞的嗎？好看，果然是好看。價錢想來也很貴呢。」康鳳珠道：「十塊零八角洋錢，一尺減價，裏打九五折。我的旗袍一丈也穀了。康太太道：「單就面子可不要一百塊錢嗎？加上夾裏花邊等等，只怕就要一百五十塊錢。」咧你爹爹問起你就說四、五塊錢，一尺省得他麻煩。那邊的妖精又要學樣。鳳珠點點頭說：「我知道，便道：『媽再給我二百塊錢吧。』」康太太道：「咦，你三四天前不是向我拿過兩

百塊錢嗎。怎麼已經用完了。又來向我要錢。鳳珠道。因爲這幾天裏請了一位客。就用了一百多塊錢。其餘零碎用用也就沒有了。康太太道。請客。你是在那裏請的。我們中西菜館有好幾家。都是有往來的。你不能登賬嗎。鳳珠道。不是那一家。是大華飯店。是外國人開的大菜間。有幾位同學要求我在那裡請客。他們都不喜歡吃中國式的西菜。還有一位同學。正從美國回來。他的丈夫還是美國公使館的參贊。咧他們要求我請客。我怎能回絕他呢。康太太道。你父親在家裏。你向父親去討吧。我這裏雖然有幾個錢。却是有限制的。向你爸爸要時。也是很費力的。雖然你又沒有哥哥弟弟。將來我的錢也是給你的。但是我可以向你爸爸拿樂得。向你爸爸拿。今天他在家裏。你去向他要吧。鳳珠見

母親如此說。果然的走到他爸爸的書房中去。康萬山正在看漢口一個分莊裏寫來的信。抬起頭來見眼睛前金光燦爛的一耀子細一看。方認出是自己女兒康萬山也心驚自己女兒的艷麗。但是也不能失了。他做父親的尊嚴。便道鳳珠。你到那兒去呀。又打扮得和花蝴蝶一般。做人家閨閣小姐。何苦穿這樣艷麗的衣服。不要背後被人家談論。嗎。鳳珠道。今天有個同學出嫁。吃喜酒去。所以穿了這件衣服去。爸爸說是太艷麗。我就去換一件。康萬山道。吃喜酒當然要穿得艷麗一點。那也就不用換了。鳳珠道。爸爸給我三百塊錢。我有一個用場。康萬山道。又有什麼用場了。鳳珠道。我鑲了一個珠項圈。添了一些兒小珠子。一共要一百七十幾塊錢。咧。鑲好了。有四五天咧。也沒有去拿。我想去。

拿了今天吃喜酒可以戴上了。康萬山道：你不是向母親也拿過錢嗎？鳳珠道：母親不肯給，說向爸爸拿。康萬山便取出鐵箱上的鑰匙開了鐵箱，只見裏面一紮一紮的鈔票，一共有十幾紮，每一千塊錢是一紮。康萬山取了一紮解開麻線，拿出三疊中國銀行的鈔票，正要授於鳳珠。鳳珠看得眼紅，便道：爸爸你再給我一百塊錢吧。康萬山道：不能不能，誰知掩護不及，早被鳳珠又搶了一百塊錢鈔票在手，連忙向旗袍袋裏一塞，陪着笑道：爸爸我拿了三百塊錢付了珠項圈，二百塊錢只贖一百塊錢，實在是不敷用，謝謝你好爸爸多給我一百塊錢吧。康萬山見錢已搶去，不好搶回，又見他女兒嬌愁之狀，便道：不是我不給你用，你們年紀輕的人應該做人家一些，不要太浪費了。現在你自己想想。